

我不可 告人的 乡 愁

林俊穎 著

这一日我多么爱这个世界
我忠诚地过完它 没有二心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我不可
告人的
乡愁

林俊穎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不可告人的乡愁/林俊颖著. —北京:新星出版社, 2013.3

ISBN 978-7-5133-1016-1

I. ①我… II. ①林…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87685号

著作权登记图字:01-2012-5152

我不可告人的乡愁

林俊颖 著

责任编辑 罗晨 刘灿灿

特邀编辑 毛文婧 刘志凌

责任印制 付丽江

封面设计 韩笑

版式设计 周文彬

出版 新星出版社 www.newstarpress.com

出版人 谢刚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邮编 100044

电话 (010)88310888 传真 (010)65270449

发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印刷 三河市国源印刷厂

纸张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10.25

字数 240千字

版次 2013年3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3-1016-1

定价 35.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录

序 俊穎我輩 朱天心 / 1

骆驼与狮子的圣战 / 7

雾月十八 / 55

萌 / 79

琼花开 / 119

钻石灰烬之夜 / 143

理想国的烟火 / 181

有钱人不死的地方 / 211

ABC 狗咬毙 / 247

不可告人的乡愁 / 275

附录 灵魂深处的声音——赖香吟、林俊穎对谈小说美学 / 309

序

俊穎我輩

朱天心

今天我只想记下两首歌，两首相隔五十年，我想象自己在两者间走钢索，我译成自己的文字，这样我就好像脚底长出吸盘，有所黏附有所依恃。这一日我多么爱这个世界，我忠诚地过完它，没有二心。

此段文字引自俊穎新作《我不可告人的乡愁》，但稍后再谈。

引文中唯一出现丈量时光的数字“五十年”，噫，俊穎和我的结识，已早过半了。但真恍如昨日。

那时我大学一年级，俊穎在台中念高二，看了我刚出版写我辈生徒的《击壤歌》，写信来。俊穎信写得极好，字又漂亮，两样都是我的弱项，我不敢回信，俊穎没放弃，我在不情愿上课的课堂上展读（那信都寄到学校附设老邮局内以姓氏分类的木匣），屡屡撩动我少年心志，那样一个在蓝天下盛开如着火的凤凰树下单车飞过的少年身影，至今和永远都是我想到俊穎时会浮出的画面。

俊穎与我妹天衣同年，那时差两岁，就差一世，我迟迟找不到宜当的方式（姊姊？）回应他。

那之后，俊穎北上念离我们家不远的政大中文，我知道时竟无聊

的小小喟叹，以后再读不到俊颖的信了……但我多虑了，那时的我们，卯力办同仁杂志《三三》，出版、书讯、读书会、文艺营、全岛高中大学演讲座谈……俊颖在一时之间汇集的五湖三江好汉们中并不抢眼（比起林耀德、杨照），不多言，不要帅，他总敛手敛脚睁双大眼在一旁，却什么都看进眼里（他仍写信，信中证明他看到的比谁都多），俊颖在真实人生里的位置，应该是小说中最理想宜当的叙事者角度吧（他简直就是当时我喜欢的井上靖《天平之薨》中第一人称叙事的留学僧普照），其后我写《时移事往》，那个在漫漫时间大河中默默守候一个疯野弄潮儿女子、守候好些个历史季节的男子，我从没告诉过俊颖我用的是他，最理想的观察者记录者，不使意念先行，不放任个人的爱憎，先看再说，存而不论……果然多年下来，我以为俊颖（和天文）看到的比我多比我广，太多时候，我自以为是手持注射针筒的医生（鲁迅吗？），急着诊断针砭病灶，妄想介入甚至改变现下，或许也因此与当下现实有种紧张辩证的力量（王安忆语），但我不免漏失掉太多当时也很重要或不觉其重要的人、事、面貌。

其后二三年，三三随我们众人的陆续毕业、出国、当兵、就业而星散（包括爱情），我是留着收摊的三五人之一，只因不愿那时觉得好长仿佛一生、现在看来好短的那一场是青春热病发作，是遭人质疑汕笑的“政治不正确”。

我记得，出版社不能说关就关，我接下发行的工作和书讯杂志的一部分，于是每周末，俊颖从政大来，我们两人站在拥挤零乱的书库兼办公室，一起整理当期书讯稿件和没有计算机时代的四五千笔读者数据名条，我都不肯老实跟俊颖学四角号码索引，仗着彼时惊人怪异的记忆力检索过滤那山读者资料也通（俊颖还记得我们的蚁晓玲吗？）。我那时因情伤瘦到不足四十公斤，俊颖每拎一小包蜜饯与我分食（还真

奇怪，那时我的几个哥儿们友人都很娘的嗜食蜜饯)，有次走前红着脸匆匆对我说：“xxx实在很没出息！”第一次也唯一一次听他说人重话。

恍如昨日。

俊颖当兵，去纽约念书，我们仍稳定但不频繁地通信，我们信中各说各的琐事，不谈大事，幸福无聊得像《百年孤独》中内战打不下去的上校和老战友百无聊赖的电报对话：马康多下雨了吗？

（如此的幸福无聊，只有和晓阳、后来的以军才有，是我写作生涯中的“红利”。）

而后俊颖回国，我险认不出他，他好像那席德进的画作“红衣少年”，自然鬈的浓黑发，瘦劲修长的身子，轮廓愈深，眉睫愈深浓，那日我们已被邀了去杨祖珺林正杰家吃晚饭，便拉俊颖一道。整晚，俊颖老样子的从头到尾笑笑不说话，告别时，俊颖礼貌开口，把祖珺吓一大跳，说一直以为他是拉丁裔外籍友人。

这之后十年，俊颖忙于职场（包括中间外派香港一年），我们偶尔电话中并不聊这些，聊的都是一个个死亡故事。世纪末，人们对艾滋仍疑惧恐慌，俊颖的友人们遂在孤单寂寞、家人伴侣不敢陪伴，连医护人员也戒慎冷漠下一个个默默草草离去，怕病怕死清气的俊颖成了“收尸人”，探望陪伴目送他们离开。

好多夜晚，我一千零一夜似的听俊颖讲他们精彩惨烈焰火一样美绝而短刹的故事，觉得这个弟弟陌生极了。

二〇〇四年三月，好些年没见的我们意外在一家百货公司楼层厕所前遇到，立即找最近的咖啡座把这几年间的事儿说完。随后的“族群平等行动联盟”、“民主学校”和该年底博洲、丽文的参选“立委”，我们俩南来北往的瞎跑忙乱，有一回坐往高雄的长程火车（高铁尚未营运），我开心地吃台铁怀旧排骨便当，俊颖吃他准备好的午餐，

削妥的苹果和番石榴(和天文真像),又像回到一起整理读者资料时……

老实说,这我也才认真读俊颖的作品,尽管早之前俊颖已在八九十年代出过小说集,虽那都只是他默默没停过写量的四五分之一吧。但我早早察觉俊颖小说的困难,一言蔽之,他太像天文了(不止一回,我听人夸俊颖,最终总缀一句:就可惜太像朱天文!),是啊写作的花园里尽管欢迎百花齐放,但很残酷的那一科那一种的花大家都只注目开得最早最美的,是这缘故,俊颖明明质量皆稳定的写作一直不够被注目?私下,我知道勤于阅读(事实上我认识的侪辈没几人比他读得多读得广)的俊颖,天文应只是他喜欢的众作家之一,不致让他立志仿习或遭魔咒磁吸,一切我以为他与天文太像了,他们同为处女座(以前三三如人民公社的大通铺一角,特留了一份干净整洁的寝具铺位“A型窝”,专供俊颖和我表弟过夜用),同样洁癖(他们笔下的城市可真丑怪哇),同样专业写作不谋生(俊颖已离职场十年,敢这样清简过日子的我知道的就天文唐诺和舞鹤),同样融诸多亚知识领域,同样与现实的距离温度一般(角度和位置都是“云端看厮杀”),他们甚至不约而同惯用 Signo 0.38 的中性原子笔写字呢……

是故他和天文笔下的城市/当代,很难不被拿来并比,天文先写先赢,这是俊颖魔咒一样的困境。

所以一直要到《善女人》及此新作中的“斗镇”部分的出现,我方觉得俊颖总算开了他独有的、观者不得不注目的奇花。我真喜欢看俊颖写童年、童年之地、童年之地的人事前身,那是他的马康多(俊颖还真十岁之前是与祖父母在乡下大厝度过的),他中文系的训练,闽南方言得以在非此族裔(如我)读来真是美丽生动享受(当然,舞鹤更早已作了非常赞的展示),“乡土”题材,再也不是受意识形态捆绑的歌

颂教条，也不是末代子孙写手缺乏感情心肝的猎奇（此中最佳的最多也只能做到顺从文学腔的“仿佛在他乡”）。

他展现了一个好小说家对所生长之地最自然（爱憎情仇全不隐藏拣择）因而最深刻的书写，我妒羨极了，反复慢读如同品尝珍稀的吃食不舍得终须吃尽它，“这一日我多么爱这个世界，我忠诚的过完它，没有二心。”这样的经验，不多了。

原来俊穎始终不放弃写叫他不安甚至厌憎的城市／职场，是如引文的隐喻“我想象自己在两者间走钢索，我译成自己的文字，这样我就好像脚底长出吸盘，有所黏附有所依恃”。

真是一名有勇气负责任的小说家，写其所爱，也要能写所不爱，写其所长，亦不避其所短。

他是如此忠诚的过完它，没有二心。

骆驼与狮子的圣战

当然，他记得他们盛年时所有的大梦。

所谓大梦，如死之坚强，而最终击溃他们一如灰烬。

一如年年必然的台风过境后的早晨，日光直直穿过特别干净的天空，那么像远古的太阳，空气渗透着草木摧折后流着植物血液的新鲜气味，地表上的人猿后裔于光照中行走都有着恍惚纯良的面容。

站在大路边，遥望那大神般的办公大楼，他并不确定这是否他新生的早晨，所以决定不了是否如同昨日跟随那些与之同命的工蚁潮进入母巢。

见佛灭佛，见鬼杀鬼，犹豫的心炼不出黄金；并不很久以前有个大神前的祭司是这样教训也激励他与一志，那个人他们称为总舵，因为稍久以前，有传言是那样说唱的：大海航行靠舵手。

一志到了东部，键写传来简讯：“后山日先照？真相是一切都慢，慢得近乎呆滞。我是给闷热醒的。”火车停下让车，厢中静得好像给抽成真空，外面是一片电影里大西部的景色，绿黄的山丘起伏，有一处似乎农场，没看错吧悠然转着一座风车。一志总结这才是我们归属的地方，可以从头来过，预计傍晚看到大海，非常期待大海给予平静的力量。“有凯丽的消息么？”

没有。火车再启动，猛暴地一提劲，痉挛过每一节车厢，一煞，如同一次猛烈的射精。

这日午后的玻璃屋咖啡馆，几乎让一帮理财专员包场了，保有游牧习性的新型态工蚁，在借来的空间以向心力团簇一桌桌，祭拜神之例行仪式，随身武器笔电、蓝牙耳机、网卡，触须对触须，每个人都好快乐。穿梭其中监督的白色套装女子，围着质料上好的披肩，高跟鞋咔咔响得叫人厌憎。

“秋天了，我们的船行驶在静止的迷雾之上，转向苦难之港，航向巨大的城市，那儿铺展着因污泥与火焰而污浊的天空。”“我又看见自己的肌肤被污泥和瘟疫侵蚀，头发和腋下生蛆，心里的蛆虫更大，直挺挺躺在年龄不详亦无情感的人与人间……或许我已死在那个地方……”

背向大神，祭拜仪式不与焉，他将这首诗两个译本嫁接一起，如同抄经写在纸上，等待着气象预报成真，天色转阴，樟树丛上的五色鸟鸣叫，一如一志在东部等待火车重新启动，刮花了的玻璃窗一片眩光。

当然，他记得他盛年时工蚁般惯性生活的一次脱钩，周末午夜经过火车站，随机搭上最近的一班夜车，在微寒中浮浮晃晃开往黑夜的尽头。给晒醒时，第一眼看见突生山壁的笔筒树，立即觉得那太阳落在身上，甸甸的好像满满抱着一具日光浴的胴体。他口腔干灼，一股生之欲力如同给帮浦抽打上来，在两腿与脐腹之间滚沸，生殖器无比坚硬。天空之蓝，海平线，无人的荒地，铁道旁堆栈着黑糖似的长木条，暗红的浪形铁皮屋顶，飞鸟不落脚的树冠与槟榔树。在中央山脉与海岸山脉之间，他体认到一个自我的存在就是一种绝对的孤寂之感。暂时不是一只工蚁。然而，又是多么实在的幸福。他听见自己的

呼吸，他感觉汗滑下背脊，肠胃空虚有回音。

他看见他盛年时的大海。

一志再键写传来简讯：“有凯丽的消息么？我在电子报看到总舵，要在北海岸推个案，说是酝酿二十年的蓝海策略。啧啧。今晚我住在海边。”海在夜里是那样巨大神秘的生命体，具象的恐怖。一志誓言会找到凯丽，必须有最后一次面对面，才能算是结束。

他确实不知道凯丽的下落。背向大神，不必再祭拜了，也就没有庇荫了，必须自求多福，他在傍晚慢跑经过一所中学，围墙外几棵原生地非洲的粗壮獠木，凌空垂吊着白色的大花球，吐着丝丝蕊柱。昏暗中，几朵砍头似的坠躺在柏油路上，如同颅盖掀开的花心里密聚着花丝，那秩序感好令人肃然其中有神。他继续跑，大口吸着汽车排出的废气。他相信，身体在持续一大段时间的运动后将进入一种自我催眠的律动，摆脱自我意识；然后，进入一小段时间的忘我与浑沌。

他记得在一志租赁的顶楼加盖的屋里与一志等凯丽。所有门窗打开，空气对流，通往阳台脱榫的纱门轻狂地吃风唧歪唧歪。他躺在木地板上，枕着一志收藏的东洋漫画，瞳仁衔着窗框里一朵橙红木棉，与落日光线的角度刚好时有那么几分钟燃烧成橘金。风携带尘沙，呼呵着房子，让人荒寒。凯丽带着总舵的气味来，他们办家家酒似围着茶几盘坐吃泡面，浓稠香气中，夹着一个隐形人。一志说前天父亲来电话，烦恼着猪肉价格大跌，玉米大豆饲料涨价，意思要他寄钱回去。一志家在南横某个端点，畜养几百头猪，开电动三轮车到养猪场，跨过一条溪，枯水期溪水瘦得剩一线脓绿，遍溪床是没了棱角的大小灰白石头，大的有如恐龙蛋，入夜后闪着鬼魅的银光。溯溪行可达中央山脉，每年某个春日午后总有催人呕吐的恶臭，一条黑狗给镇

上疯汉剖腹暴尸石上。小时候，伯父的馐子深夜偷骑老野狼发狂铲进磊磊石阵，脑壳碎裂。野狼给伯父烧成一堆机骸，等到雨季大水冲刷了去，石头上还留着锈斑，石缝卡死着一条铁片。

那隐隐就是人一生的变形隐喻，他想，走出日常的固定轨道，仿佛节庆的烟花，然后回不去了。也是春天的时候，一志说，七爷八爷出巡，两尊神偶老旧得可怜，头像掉漆，绣袍退色，摇摆过桥，鞭炮与唢呐闷在山里小小声如梦呓。然后，两尊神像如同蝉蜕空壳放在路边，扮神的信徒钻出来，头脸涨红，嘴角槟榔汁，脖子围着毛巾，论亲等得叫叔伯或阿兄，山里人的腔调像公鸭嗓，嘎嘎聚一堆，相互敬烟点火，好像上古猎人们钻木取火。自始，一志便暗下决心不进入那圈子；生命的初阶，他就有了内在最深层的矛盾，那样丰饶广大的山林，而个人如此苦闷。联考发榜是日，成为山乡第一个大专生，家里放起一长蛇的鞭炮，他羞怯地去到溪床，跟石堆里堂兄的冤魂喊，我们一起离开吧。

凯丽突然轻浮地诡笑了，伸直了两脚，将短裙往上拉，两大腿中段开始有刺青，一条电玩马里奥冒险的水管，一端出孔朝她最具女性特征的隐暗地方去，另一管口一小撮跌落的人形。“从电视影集学来的桥段。假的，我描上去的。”她摩挲着两处假刺青，动作充满了诱惑力。一志哼的冷笑一声。稍早，总舵必然也是处于这样被诱惑的位置。“左脑人或右脑人的实验。这些小人是顺时针的从我右腿掉进去，从左腿出来？还是逆时针从左腿进去，右腿出来？顺时针表示你是偏右的艺术脑，逆时针是偏左的知性脑。不可以考虑太久，否则就不准了。”舞者的盛年，可以心到手到脚到，完全支配她的躯体。凯丽白玉无瑕的两腿劈一字马，“没有，到现在我说话的这一刻，没有第三条出入口。”她呼吸平稳，柔韧地抬直一只腿贴耳朵，笔直后扫，蝎子尾

翘起，仰头头顶脚尖闪电一点，旋即换另一只脚重复所有动作，眼露杀气。恢复了一字马，两肘撑地，两手捧脸，换上了少女的甜美笑容。巴瑞辛尼可夫，是她正在迷恋的标的，米夏，她的神，她痴看米夏于一九八五的电影《飞越苏联》佐以一首粗犷之歌《马》的独舞无数次，与银幕一角那女人一同感动流泪，起而私淑练习，废然慨叹不过是东施效颦，恼怒资材的悬殊如此不公平。不可试探你的神？哼，错，试探了才会生比较心，了解自己的卑微，才更能彻底拜伏。她给两人看手机里年轻米夏的一段影片，轻如羽毛却每一块肢体源源的力量与精灵，玩弄地心引力的男人。不过一点脚一挺腰，他将躯体张成一把蓄势的弓，必然冥冥中有一只无形的手拨着那弦，意志的箭射穿黑暗渊面。

盛年的时日，他们坦承自己的梦而不觉羞耻，因为每个人都一样，不安于做一只工蚁的梦早被蹂躏得异常疲惫。一天将尽的时刻，他们聚在一起修补彼此，重新武装妥彼此，为明天备战。有大神可拜的日子是幸福的。

那个午夜，凯丽与他离开一志住处，穿过白天是菜市场的巷道，晴雨两用的塑料棚参差遮剩一线天，一粒微热红星抛坠过他们头顶，一志扔下的烟头。他们仰脸，凯丽故意着迹地拉他朝那女儿墙上的人首黑影挥手。夜云仿佛海礁。

古代希腊人认为，万物的基本单位为不能再分割的原子，原子与原子之间是虚空。与一志对望的瞬间，他想，这是三个原子隔着虚空大海，渴望互相碰撞，渴望柔软，渴望融合，那样一个素朴微小的梦。

同样是遥远的古代，在空间轴上施放狼烟以缩短时间轴的距离。在他们的时代，光与光纤传递讯息，他落单之后，一人渡过虚空之

海，进入一家连锁咖啡店的二楼，贪图它没有季节之分的室温不会让他闻到自己的体味，等待另外两个原子于无极悠远处与他施放狼烟。盆地上空有卷状云。

下午茶优惠时段才开始，一位鬻铄的欧吉桑日后他叫他老羊，提着磨白而书籍装得肿肿的帆布袋，呱地拉开他前面椅子，坐下；鼻子比眼睛更快闻出老羊早已脱离蜂蚁巢穴的孤寂味道。是另一个无神可拜的人猿后裔吗？他先不抬头，以免目光接触，但注意到老羊右手中指第二骨节沾了蓝墨水的茧，令他欢喜居然是一个可追溯至石器时代的还在一笔一划写字的人。

窗外与二楼齐高是蒙尘久矣油加利树，栖息着神经质的城市雀鸟。偷瞄落地窗上倒影，他确定老羊显露老态的眼睛正是长久以来花费了太多时间在实体纸本书。倒影只是一层幻影，真正触动他的是窗下红灯前停一窝骑机车的工蚁人，肉包铁的结合，握紧煞车把，让引擎勃勃转动，各有目的地。要待日后他一位非实体界友人铍卡丝键传一行古老文字：“我存在，我认识，我愿意。”才稍稍解了他的惑。

他在工蚁职场第二个六年将满之际，有十五年来月亮最大的一夜，满月面积较平常大百分之十七。

第三个六年伊始。圣经启示录，六，具有超自然力量的魔兽、摆布末世奇观的代表数字；那兽叫大火从天降在地上，要人拜它，凡是没有受它的印记，不得做买卖。

如同往常两个六年的每一个工作日，赶在九点十五分前进办公室打(刷)卡。第十六分起便是迟到，从九点一分开始追溯，每一分钟扣薪水新台币十元以为罚金。工蚁规范第一条，时间即金钱。他站在平日视而不见植栽着刻纹美丽的高大樟树的分隔岛上，看着办公室所在